

# 上墙无父子

□张忠报

我的父亲是一名瓦工，在我年少时，他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
一对父子同时垒砌一堵砖墙，每人各砌一半。当他们翻上脚手架的时候，父亲突然用瓦刀把施工线砍断了。行内有句俗话说叫“巧眼不如拙线！”是说砖墙砌得好不好全依靠施工线，从工艺上来讲，砌砖要先盘角再挂线，然后顺着挂好的施工线来垒砌砖墙，墙面的垂直平整全靠施工线来控制，如果没有施工线，垒砌砖墙的质量就要全仰仗施工人的技艺了。父亲砍断施工线是要与儿子一较高下，看看谁的技术更高，这就像两个人在决斗场上比武，非要分出胜负。施工线被砍断后，儿子丝毫没有示弱，父子俩几乎同时砌完了那堵墙，于是也就留下了“上墙无父子”的一段佳话。

高考落榜后，我百无聊赖，不知何去何从。父亲无法给我安排一个体面的工作，便亲手给我买下了“平板瓦刀锤”。“平板”是抹灰用的，俗称“铁抹子”，瓦刀是砌砖用的，锤就是学石匠用的手锤，这是我们当地学瓦工必备的几件工具。父亲告诉我：“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。只要学好瓦工的技艺，提着一把瓦刀就可以在这世上安身立命，养家糊口。”

我们那儿很多家长在教育孩子时会说：“不好好学习，长大了你就搬砖提灰，去当泥巴匠吧！”他们认为只有没出息的人才会去当泥巴匠。

那时候，父亲由于身体原因病退在家。为了扛起家庭的重担，我只好拿着父亲给我买的工具走向了建筑工地。当我穿着胶鞋蓬头垢面地站在建筑工地上时，我羞愧到无地自容。

那时，我所在的施工队承接的工程大多是垒砌下水道、砌石桥墩、浇筑混凝土、砌砖墙等。一开始我只是当小工，给一些瓦工师傅供料，有机会的时候，我便按着父亲的吩咐学砌石头、砌砖。有时为了砌好一面墙，我的手指都磨出了血泡，每天都把体力消耗殆尽。但一来二去，我也渐渐掌握了砌筑的技巧。闲暇时，我找来一些学瓦工的书来看，两年后，我的砌筑技艺已经在工友中崭露头角。可就在这时，一场大病夺去了父亲的生命。父亲走后，我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，我心无旁骛地学习着砌筑技艺，渐渐地喜欢上了这门貌似平凡的技艺，它是几千年来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。

后来我学会了看图纸和测量尺寸，也考取了一些证书。领导见我具备了单独组织施工的能力，就让我牵

头组织一些小型的工程项目，我便成了公司里最年轻的项目经理。我想父亲若地下有知，一定会欣慰的。

父亲曾对我说：“是金子总会发光的！各行各业都不缺人，但都缺少真正的人才。”这时候我才明白父亲给我讲“上墙无父子”故事的意图，他告诉我，我有时荣誉高于一切，即使是父子情深也不能相让，只有拥有这样不甘人后的勇气和决心，才能有所建树，才能在自己所从事的行业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

多年来，父亲的言传身教一直影响着我，他一直是我心里深处的楷模和向导，每当我提着瓦刀站在砖墙前，我总像怀念着柏拉图的亚里士多德一样怀念着父亲。“上墙无父子”那曾是一个伟大而又平凡的父亲说出的话，我一直为曾拥有这样的父爱而骄傲。

# 祖辈的财富

□尹承琳

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，人这一生究竟是为了什么？

在无数个万籁俱寂的深夜，我常常想起几个已故去的亲人，我的大姥爷、二姥爷、姥爷。梦里，我也常常回到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——杏峪，我努力去拼贴残存的记忆碎片，思来想去，似乎觅得了些许答案。

20世纪90年代，栗子500克只能卖几块钱，却是非常可观的一笔收入。和别家的老人不同，大姥爷不会把从山上打来的栗子全部卖掉，而是会专门留下一部分栗子给我。每次家里煮了一大锅栗子，我总会拿过一颗就直接放进嘴里，来回翻转着吃。大姥爷不愿意，说这个吃法叫“又豆腐”，会浪费很多栗子。我从嘴里拿出栗子壳一看，在支离破碎的壳上，有些栗子被嚼成了颗粒状，有些栗子被口水拌成了浆状，粘得到处都是，想舔干净很是不容易。

算算吧，一颗栗子就浪费这么多，一锅栗子得浪费多少。别人家的小孩都吃不着栗子，我还这样不爱惜，实

在是不像话。即使这样，大姥爷也从没说过一句责怪我的话，而我凝视着那颗被“又豆腐”的栗子，思绪万千，心中产生了自责和愧疚。

从那以后，乃至现在，每次吃栗子，我都会想起大姥爷，想起他说的话。我会小心地把栗子壳咬一个小口，顺势撕开剥皮，一点一点地揭开里面那薄薄的一层，直到看到栗肉完完整整地呈现出来，再检查一下旁边的壳是否干干净净，才能安心地吃起来。

在这连绵起伏的西山群里，那年才七八岁的二姥爷一边割草，一边看着旁边甩尾巴的牛。不一会儿，远处黑压压急速涌来了“一股浪”，似万马齐奔，无声拢近。鸟儿们受了惊吓，扑棱振翅旋转急飞，林子里的枝叶发出剧烈的响动，就像下了一场暴雨，“暴雨”过后，满地的羽毛铺了厚厚的一层。聒噪的蝉平日里嚣张得很，瞧见这阵势，也立马销声匿迹了。

二姥爷呆呆地盯着这股浪由远而近。眼看这股浪到了跟前，二姥爷才回

过神来。只听为首的人疾呼一句“快跑回家去！”便不见了踪影。后面，纷至沓来的士兵们飞驰闪过单薄瘦小的二姥爷。二姥爷吓得连牛也忘了牵，赶紧跑了起来。

刚拔腿的功夫，天就真的下起了“暴雨”！那天，士兵们的子弹就像雨一样，下得到处都是。子弹不长眼，哪个方向都有。你二大爷冒着枪林弹雨回来，子弹却一个也没打到他身上。祖上积德行善，这是福报。人这辈子啊，还是要光做好事……”老姥姥把这些故事又讲给了妈妈听，妈妈又把这故事讲给了我听。可我觉得这分明不是故事，而是传奇，是祖祖辈辈创造的传奇。

在这个充满传奇的地方，姥姥的背愈发驼了，她需拄着拐棍才能走好路，往往是走几十步，就需要停下来歇一歇。去赶集的路2000米左右，她总要花上半个多小时。看着姥姥步履蹒跚的身影，我忍不住一阵心酸。小时候，六七岁的我趴在姥姥背上，她疾步

如飞地行走在山路上，那身影恍如昨日。听着姥姥絮絮叨叨地讲述东家长李家短，我经常有一瞬间的恍惚，那个耳聋了大半辈子的姥爷究竟去了哪里？在我的记忆里，姥爷是无所不能的：他会编结实的篮子，然后拿到集市上卖钱；他会编好看的栗花绳，将其点燃后熏跑夏夜的蚊蝇，让我稳稳地睡个好觉；他会绑个能把地扫得干干净净的笤帚；他认得山上的各种草药，挖来泡水喝，能治头疼脑热的病；他种的瓜果蔬菜，是整个村子最好的；就连家里的座位，都是他用玉米皮卷成一个个蒲墩，再一层层摞起来的……

如今，我即将步入不惑之年，在品尝人生百般滋味的过程中，尤其是在逆境时，我总能经受住各种考验。我深深地知道，自己内心深处的很大一部分力量，是来自于祖辈留下的财富。在那个物质穷苦的年代里，祖辈怀揣兴旺家族的使命，给我们后辈树立了一代人的勇气，而这种勇气，正是他们人生追求的最大意义和价值。

# 廉洁的父亲

□田洪兰

我父亲去世30年了，他生前廉政守职、洁身自律的一幕幕往事，还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。

1950年夏天，为了方便群众生活，经村民的层层推荐、政府批准，父亲在当时的肥城县四区伏庄村创办供销社。国家出一小部分资金，大部分资金靠群众入股（每股三元、五元、十几元不等）筹款，创立公私合营的供销社。最初的供销社条件十分简陋，借用民房做营业场所。父亲不

仅要当经理和营业员，还要到5000多米以外的汽车站去进货。商品是烟酒糖茶、油盐酱醋等生活用品。直到1969年，供销社才迁入新盖的大瓦房，商品又增加了布匹、五金、农机具、化肥等。工作人员也由父亲一人增加到七八人，父亲一直担任经理职务。

父亲性情秉直，工作认真，带头执行供销社制定的“秉公办事，守廉为节”的铁规章。在国家经济和群众生活都十分困难的年代，伏庄供销社办得红红火火、蒸蒸日上。那时，由于父亲有供销社创始人的“老资格”，又有10多万元资金的支配权，一些亲朋好友想利用父亲“走后门”。在那个凭票供应商品的年代，有人想不用布票买布，不用粮票买糕点，不用化肥票买化肥……都被父亲拒绝了。有人背后议论他不近人情，父亲说：“群众选择了我，我决不辜负大家的重托，要杜绝一切

私人感情，公字当先，廉字在前。”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要把供销社巩固成丝毫不受侵犯的净土，父亲不仅要求员工们清廉律己，他对自己的要求更为严苛。那时，我们家的生活十分艰难，每月14公斤半的标准粮不够吃，就吃糠咽菜，父亲因此得了伴随他一生的胃病。我上初中住校时，烂地瓜干、糠菜团、棉籽窝头都吃过。8岁的弟弟嫌锅里煮的野菜不好吃，常常一两天不吃饭。面对供销社里琳琅满目的鱼肉和糕点，看着饿得面黄肌瘦的一家人，父亲始终固守着廉政的底线。不让我们姊妹三人随便到供销社去，怕他的职员们偷偷给我们糖果吃。他坚定地提醒我们：“饿死也不能打公家的主意！”

那时，农村凭工分吃饭，我们姊妹三人都上学，母亲一个人劳动挣不够工分，年年欠生产队缺粮款。1964年，因为我家累积欠队里80多元的缺粮款，被停发了口粮，眼看就要断顿。母亲愁得直掉

眼泪，供销社的王叔叔着急地对父亲说：“我的田经理啊，能守着馍馍饿死人吗？借供销社80元钱也就九牛一毛，以后再还嘛。”父亲摇摇头说：“同志啊，公款是国家的资产，百姓的重托，一分一文也不能动。”父亲卖掉我家院子里正在生长的5棵树，又让队里把正在喂养的一头猪领走，还上欠款后，队里才发给我们口粮。

父亲去世多年后，伏庄供销社仍以承包的形式存在着。他在艰难中千锤百炼出廉洁的风气和家风，依然留在这方土地上的百姓心中。我们姊妹三人成家立业后，分别在教育、检察、卫生部门做职员或干部。父亲生前经常告诫我们：“在自己的岗位上要慎权、慎欲、慎独，在生活中要自律、自重、自省，保持勤为本、廉为基的人品。”我们牢记父亲的教诲，在工作中忠于职责、守廉守节，直至退休。廉洁家风也将一代代传下去。

